

排序社會是美夢還是噩夢？ 介紹 *The Ordinal Society*

王淑美*

書 名：*The Ordinal Society*

作 者：Marion Fourcade, Kieran Healy

出版日期：2024

出 版 社：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投稿日期：2025 年 3 月 21 日；通過日期：2025 年 3 月 29 日。

* 感謝鍾蔚文老師介紹此書，以及 AI 讀書會參與者的討論交流。

** 王淑美為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教授。

本文引述格式：王淑美（2025）。〈排序社會是美夢還是噩夢？介紹 *The Ordinal Society*〉，《新聞學研究》，163，169-179。https://doi.org/10.30386/MCR.202504.0009

The ordinal society（排序社會）由美國柏克萊大學 Marion Fourcade 與杜克大學 Kieran Healy 兩位社會系教授合著。這本具有高度啟發性的專書，從社會的根本需求來溯源並分析重視排序的淵源、意識形態與可能後果。在商業市場機制與組織追求效率的目標下，搜尋引擎、演算法、人工智慧、生成式 AI 等科技相繼出現。但新技術真的解決了既有問題嗎？

Marion Fourcade 具有經濟史專長，過去的專書 *Economists and societies* 追溯 1890 至 1990 年代間美國、英國與法國的經濟與社會演變（Fourcade, 2009）。Kieran Healy 的研究興趣在市場社會的道德秩序、社會分級模型與測量的效果。兩人指出，排序社會是以自動排列與媒合來創造秩序，人們一開始熱切渴望各種量化排序的科技，希望可以擺脫國家、資本、階級、族群等權力組織主導的舊有模式，回歸個人（individual）來衡量更達民主且平等。然而，當今的發展模式卻是草根退位、由資本家與大科技公司等有權力者主導。作者解析，此現象並非來自單一力量，而是多重形塑而成。當今各種排序機制已然成為基礎設施，人們仰賴 AI 來提高效率，但技術並非中性，而是積極介入且創造出新的階層，其權力已全方面地擴大並影響我們的社會與生活及未來。

一、矽谷熱

排序社會從自動排列與媒合來創造秩序。這項機制是怎麼來的？本書從宛如神話般的加州科技創業熱潮開始說起，車庫裡創業成為科技大亨的傳奇曾讓人們對於科技帶來的美好願景充滿信心。雖然網路剛興起時有一波自由軟體運動，這批網路的先行者對網路有著烏托邦的期許，認為可以有助於知識民主化，但可惜後來沒有成功。

1993 年 World Wide Web 發布，網路上資訊增多後，一開始網路資料是如 Yahoo 採線上黃頁人工驗證的方式來提供目錄。但隨著網上資料益發龐雜，Google 不需人工判斷資料，改以連結數量來排序搜尋結果，宣告搜尋引擎興起。這項技術其實是源自圖書管理領域排序學術文章影響力的邏輯，也是社會網絡分析方法的核心。由於可節省人力並且更快速有效，Google 引擎在競爭中脫穎而出，形成主導網路資訊的力量。為了提高能見度，網站設計都得遵從規範優化，Google 設下的規則成為網絡世界的基礎建設，權力的集中化造就新的市場法則。Vaidyanathan (2011) 多年前即對一切都 Google 化的現象感到憂心。

排序社會也來自使用者的貢獻。購物網站如 eBay、Amazon 都要求使用者提供評分與回饋，這些評比級分形成了群別與階層，也讓人們習慣這類思考與解決方案。而一旦業者發現這些資訊對消費者有用，便開始提供更多類似推薦，網絡效應魔法開始發酵：越多人們加入、平臺也變得更有用且強大，不僅形塑日常互動模式，也促成新的集體行動者。相對於邊沁 (Jeremy Bentham) 的監視與圓形監獄概念，*The ordinal society* 一書認為，排序成為基礎建設的現象，更像是德勒茲 (Gilles Deleuze) 所提出的調控 (modulation) ——在持續採用與回饋的迴圈中施展控制。當網路使用者自認為是自由且自主採用這些服務的時，也加強了控制。例如，每一次用 Google 地圖搜尋找路的資訊也貢獻到大資料庫，個人依賴這類資訊流來決定其移動，而他們的決定與移動路線又反饋回到系統。

自由競爭市場帶來的效率向來被如海耶克這樣的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所推崇。主張演算法與機器學習有助於人類社會的論點通常有兩大類：第一，演算法幫助人們更有效率、產生連結或做成決定；第二，以資料為基礎的人工智慧可幫助人們自我實現、自由選擇、自由表達。

然而，完全個人化是否真會帶來自由？

二、物聯網的代價

物聯網科技是智慧都市的重要項目，越來越多原本獨立運作的器具也連接上網。*The ordinal society* 書中提到，使用網路連線產品常見的程序，要先註冊帳號、保持軟體更新，雖然順利的時候可以很方便，但它經常不聽使喚。要上網去找說明書、提問解決方案，自己試著問題排除。或者，得採訂閱制、固定付費才能獲得服務。在智慧家庭的想像中，所有家電都是或逐漸變成這種形式，冰箱、洗機機、IH 爐、熱水器、門鎖等等。物聯網科技渴求使用者的資料，一開始是為了便利量身打造的服務。但很快地業者發現資料可以獲利，於是鼓勵、誘導客戶提供更多更多資料。

牟斯（Marcel Mauss）理論提及，人們經常透過禮物交換締造社會關係。在數位資本主義中，資料與服務的交換也常被框架成禮物。但有別於 Mauss 關注交換實體物質以確立關係，在當代的「交換」模式中，這些關係也被利用、交易、販賣、視為寶貴的資產。例如 Facebook、YouTube 這類社群平臺，人們漸漸地習慣這些服務且不能沒有它們，把這些平臺與使用者之間的關係視為禮物交換是一種迷思，將使不對等的關係結構更加被自然化、視為理所當然。在此情況下，聯網電腦逐漸成為一種社會基質（social substrate）「以可測量且易於分析追蹤的方式來強化、捕捉並編排社會性的手段」（Fourcade & Healy, 2024, p.49-50）。

1980 年代的評論就預見，聯網電腦有能力將所有個人的小細節都串連起來，但當時資料量尚不夠多。本書作者們指出，早期對於網路世界

充滿烏托邦的想像，從資訊高速公路、WWW 協定普及以來，主要的論述都在談小世界、六度空間理論，但在資料量尚不足的時候獲利不易，這也是 2000 年前後科技股泡沫化的原因。但隨後企業開始發掘如何利用使用者留下的數位足跡，特別是需要清理、組織、整合成為可獲利的資料，利於演算法判讀，之後就可賣給廣告主。雖然企業一開始的動機也許不是如此，例如 Facebook 按「讚」起先是要解決一串恭喜文。不過，一旦發現這功能可以收集到的資料非常有用，不僅可應用於分析使用者意圖、偏好，更重要的是廣告主樂意採購，此後的各種網站設計都渴求使用者盡情展現自己的生活與網絡，貢獻出至關重要的資料。

三、資料是金

The ordinal society 書中引用 James Beniger (1989) 的考據，20 世紀前期社會因為資料太龐雜衍生出處理技術的需求，故較注意資訊如何收集儲存處理，以及傳播的科技與經濟安排，他們稱之為「控制革命」(control revolution)。這呼應 Weber 的觀點，不管工廠、企業或政府，資本市場與官僚組織的共同性是要以系統性的規則來治理。在此條件下，人或物必須被可視化、可量化、可控管，才會被注意且有價值。泰勒主義 (Taylorism) 即在此背景下成為顯學。

日漸增強的電腦運算能力用於資料收集與分析非常符合這趨勢。早期美國的調查單位徵用女性來進行打孔紙卡以加速數據，確保單調工作能被盡責快速且便宜地完成。數位電腦的演進滿足了這些完美掌控的雄心，當電腦無法處理時，過多資訊被視為垃圾。但是，當科技條件改變，再也沒有垃圾，任何足跡都是寶貝。而且，當每一家公司都在收集用戶資料，它便形成一種必須的文化。

索引式資料 (indexical data) 是所有資料基礎設施的核心，像是護照、社會安全碼、信用卡號碼、製造序號等，可以在任何時空下指認出特定個人。為便於治理，這種資料的技術獲得國家支持並且制度化，也被私人企業採用。隨著社群媒體的發展，這類可連結到個人資訊的資料成為重要商品。*The ordinal society* 書中舉例，2017 年西班牙藝術家 Joana Moll 與行動團體 Tactical tech 以 135 歐元從美國約會網站 USDate 購買 100 萬筆會員資料，包含照片、使用者名稱、電子郵件、國籍、性別、年齡等 (Fourcade & Healy, 2024, p.85)。這些重要的資料可以用來訓練人工智慧。機器學習從龐雜資料中整理出頭緒，建立關聯，進行分類與預測。分層神經網絡分析法 (layered neural networks) 早在 1960 年代即開始發展且持續精進。現代機器學習模型從經典研究中找出新處理方式，在這些模型中，每一層會產生其對資料的再現並遞交給下一層。傳統上，資料學家會運用邏輯迴歸分析預測，但新的深度學習邏輯不同，演算法能更有效率地自動找出最適配置。但這種方式也缺乏透明，其關聯性有時難以理解、甚至有些魔幻。

社群媒體的崛起一開始或許是增進連繫，但業者很快發現這些使用者的資料非常好用，因此也想盡辦法要增進用戶參與、經由演算法餵養無止盡的資訊流，讓人們捨不得離開，且社群應用程式拓展版圖至逛街、交通、付款、教育、廚藝等各個領域，進一步誘導使用者貢獻更多生活細節資訊。演算法產生的關連可能有效率但未必有邏輯性、道德性，若據此來作判斷可能有很大風險。

雖然排序一直是人類社會中所必須，但如果排序的計算基礎是演算法、資料來源是大數據，而且其關聯性之建立是不透明的？以美國為例，許多人會刻意建立信用，即使他們身價不菲。因為從來不使用信用卡貸款反而被認為沒有價值，完全不可視的人將被系統排除。如果依賴

AI來為社會中的人們排序以判定他們可獲得資源的順序，例如補貼、房屋與教育機會等，可能最貧窮且需要資源的人排序反而非常落後，因為這群人沒有機會累積資料、也不知道從何爭取，而 AI 排序的依據並不充分透明。

原本社會的分類被批評，依照種族、階級、黨派、職業來分群，具有標籤化疑慮，且可能造成刻板印象。但是如果運用 AI，利用大數據來為每個人排序可行嗎？是否可能以個人為基礎被衡量而不是其所屬團體？從各式各樣的政府與企業的平台，資料被收集歸檔處理分析。事實上，透過資料收集與演算，這些技術已經介入社會創造新階級的過程，產生新的評價與道德判斷。

就商業而言，打電話進企業的電話服務中心要等多久？從輸入號碼確認客戶身分起，系統可知道這是不是一位重要有價值的客戶，值不值得列入優先處理。消費者可能被教育要累積好的資料，例如，配戴健康手錶提供作息運動資料可獲得較便宜的保險。當資料收集無所不在時，人們也期待被看見——不被看見表示機會也被排除，因此必須透過累積有利數據或資料來建立其信用。中國的社會信用體系就是一個巨大的實驗。*The ordinal society* 論證了排序如何引進數位資本主義，並創造了分數資產階級。

四、個人化的細分

傳統經濟學認為金錢是匿名的，封建時代的消費需要遵從社會規則、身分地位，但現代社會只要有錢就可以購買，更為民主且平等，只要不是犯罪就不會被過問。自由經濟學家海耶克（Friedrich Hayek）信任市場機制，認為價格為供需協商能有效增進資源配置。但本書作者認

為，數位時代變成監視資本主義，每一筆交易都被記錄、不再是匿名，金流可被追蹤。消費者的偏好需求被一覽無遺，因此也失去討價還價的資本，因此價格已失靈。

Web2.0 被歌頌的互動性，包含回饋、評價等等使用者自願提供的種種資料，都被收割。Facebook 透過購併與其他方式，持續擴張到各個領域，傳統上經濟學認為獨占缺乏競爭，是不具效率且有害市場健全。但平臺經濟下市場對於獨占事業的包容似乎越來越大，消費者、使用者、生產者、廣告主也依賴巨大平臺。

以前的行銷策略是以社會背景分群，而大數據則是將資料分拆去索引消費者生活型態、各式選擇並精準行銷，作者稱之大細分（the great unbundling）。一家公司可採取科技對其客戶分級提供差別報價，作者們引用德勒茲的概念，科技調控了市場互動。演算法會機動調整價格，AI 演算法透過行為科學更能精準掌握消費者的意向，並且在關鍵時刻推一把，消費者以為自主的決定其實都是被算計安排。在這種機制下，吃虧的人往往與社會中的弱勢族群重疊。

此外，物聯網技術使得越來越多物品成為資料餵養的來源，企業經營模式從銷售改為訂閱來「尋租」（亦即通過壟斷或管制獲得的超額利潤），消費者不僅要買產品還要付訂閱費用，一旦停止訂閱其服務即中止。使用者必須付出其資料、還要花錢購買且訂閱，一隻牛剝三層皮。書中舉例，農機供應商 John Deere 可租機器、借錢給客戶，還可從機器回傳資料知道客戶的收成情況來投資商品期貨及相關衍生性金融商品。另一個例子如「羅賓漢（Robinhood）」這家宣稱不收仲介費用的投資公司，在指尖操作即可獲得快速便利的貸款並吸引散戶投資，省了交易成本的投資人卻可能捲入巨額債務。未妥善規範的數據化導致個資被流散應用於獲利，消費者如待宰羔羊。

五、更公平有效率的排序社會？

本書從網路科技與創業潮談起，為求處理龐大資料而催生了排序機制，在追求效率的前提下，排序技術外溢到商業與消費領域，演算法被引進來解決問題，且承諾更包容、客觀、有效率。人們每一次使用推薦資訊、瀏覽網頁、與社群媒體互動，都留下可被排序的珍貴資料，而物聯網環境將資料收集的偵測器推進到日常生活每個角落。

人類社會向來容易流於階層化、依照所屬群體被歸類，進而依刻板印象標籤，忽略個別差異，且衍生不平等的待遇。那麼，終極的個人化是否能實現更公平有效率的願景呢？在當今的科技條件下，這個想像似乎已接近成熟。中國社會信用體系是排序概念下的大型實驗，每個人累積的數字成為其享有資源與自由的分配依據。即使不在中國，排序技術也被廣泛應用且深入日常。例如金融機構持續對信用卡使用者評等，不僅是人口變項或交易資料，任何資料都可能派上用場，即便是電池量等這類看似無關緊要的項目。當資料被用來訓練機器學習，系統既有瑕疵將進一步被放大，核貸金額、利率調整，都由 AI 估算，別忘了系統的機制與衡量標準都是對設計端有利，而個人若無法完全棄用，便只能順應系統累積「點數」而調整行為——例如信用卡公司偏愛的是消費金額高的客戶。

The ordinal society 進一步提到機器學習與 AI 風潮。當今社會，不只搜尋引擎主宰知識的排序，人們熱衷在各種外送平臺、約會軟體上提供評等，興奮地丟各式問題給生成式 AI，這些使用都是在持續餵養資料，最終會改變評價系統，而人們就在自己養成的系統中被評價。因此，回到一開始的提問，由排序機制所主宰的社會是否為美麗新世界？

作者們的回答是，當人們越來越依賴機器邏輯，量化效率未必帶來自由，「排序社會下的人生或許難以忍受（Life in the ordinal society may well be unbearable）」（Fourcade & Healy, 2024, p.285）。

六、小結與反思

The ordinal society 一書從從網路創業談起，回顧演算法、大數據與個人化細分、AI 與機器學習的種種技術演進，原本都是為了改善效率、擺脫標籤、促進公平，但當資料獲取進而仰賴演算法來篩選並建立規則後，排序機制本身反成為社會的基礎建設，而人們被迫迎合以爭取資源。隨著物聯網與 AI 技術的精進，資料收集深入到日常生活各個角落，人們自以為有選擇自由，其實被機器邏輯所操弄，而機器又掌握於資本家之手。作者對於經濟史與商業市場秩序的熟稔，使其論述更紮實且有說服力。

哲學家齊美爾（Georg Simmel, 1990）指出，貨幣的起源是為了媒介交易，雖然貨幣的確擴大市場規模，加速貨品流通，但隨之而來的是量化價值，以及金錢本身成為慾望之標的，工具反成為目的。排序機制具有相似特性，為了增進效率而引入，卻反成為資源配置的依據。排序本身也是量化的思考邏輯，不只出現在網路平臺與金融市場，更深入社會各個層次，不僅分數爭名次，大學科系搶排名，各國積極耕耘競爭力排行榜，爭取最宜居都市的稱號，連快樂程度也可排序。爭取排序名次已成了努力目標。

紀登斯（Antony Giddens, 1984）曾提及，社會構成之雙元性，結構是人行動的結果也是條件，例如在努力說好英語的同時，也強化了英語的規則與結構。而布迪厄（Pierre Bourdieu, 1990）認為，習癖與實踐既

是結構的影響，也持續促成了結構（structuring structures）。這些理論都在提醒：人們造就社會且需受其後果。*The ordinal society* 一書所論述的排序社會，其前因與後果的確是由人們的實踐自己打造，為了加速選擇與資源效率，排序從工具變成價值。

然而，如果實踐能打造結構，則結構雖然穩定卻也不是永不可撼動。例如歐盟公民對於隱私更有自覺，立法通過《一般資料保護規定》（GDPR），且由於市場經營無國界的本質，其影響力跨越國界而成為治理共識。*The ordinal society* 提醒，量化效率不代表自由，完全仰賴機器邏輯的人生可能難以忍受。因此讀者需思考，除了求快省力，還有哪些是我們珍視的價值？惟有時時反省，從日常生活、商業策略到政治選擇，一步步改變，才能避免被排序所掌控。

參考書目

- Bourdieu, P. (1990). *The logic of practice*. Polity Press.
Fourcade, M. (2009). *Economists and societi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Fourcade, M. & Healy, K. (2024). *The ordinal societ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Giddens, A. (1984).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Polity.
Simmel, G. (1990). *The philosophy of money*. Routledge.
Vaidhyanathan, S. (2011). *The Googlization of everything*.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